

朝鲜核问题：中国应强力介入 还是中立斡旋？*

徐 进

【内容提要】自2009年4月14日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以来，朝鲜半岛局势高度紧张但无战争之虞。朝鲜面临生存压力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里不会崩溃。朝鲜参加六方会谈旨在以核武器为诱饵，换取朝美关系正常化。当六方会谈只谈朝鲜弃核而不谈美朝关系正常化时，朝鲜只能选择退出。美韩日三方提出过高的对话条件将阻碍六方会谈的恢复。中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卷入程度使其不能对朝核问题采取中立斡旋政策。中国更应当扮演一个强力介入者的角色，联合其他大国，共同维护朝鲜的安全利益。

【关键词】六方会谈 朝核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

自2009年4月14日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以来，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即陷入迷局之中，突发事件不断，2010年11月23日爆发的延坪岛炮战更使半岛一度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两年以来，美朝中韩四国在重启六方会谈、朝鲜弃核与半岛稳定等问题上角力不止，但迄今并无形成共识与合力，半岛的迷雾与阴云似乎更加浓重。本文的基本判断是：在中期之内，朝核问题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半岛局势仍会锁定在紧张（甚至是高度紧张）与缓和的封闭循环之中。在短期之内，六方会谈正式重启有一定的难度，即使重启，亦会各说各话，缺乏实质性意义。中国的朝核政策有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应从一个中立的超然斡旋者转型为非中立的强力介入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本文作者感谢长策智库 GMEP 项目的资助。

一、中国的朝核政策渐失影响力

自2002年朝鲜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积极介入其中，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成为六方会谈的东道国和主导国，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然而，自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之后，中国的政策影响力有下降之势，而自2009年朝鲜退出六方会谈之后，中国政策影响力的衰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延坪岛炮击事件之后，中国企图采取不偏不倚的姿态却遭到巨大的外界压力，而其建议竟然被对立双方置之不理，而美国却“趁虚而入”，巧妙地平息了事态。

自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以来，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对朝政策的辩论就日趋激烈，并形成了“战略派”和“传统派”两大基本阵营。^[1]战略派人士主张中国应向美国靠拢，建立中美协作对朝的强硬阵线。战略派的代表人物张珺瑰指出，中国是朝鲜核试验的直接受害者；朝鲜受惠于中国却罔顾中国利益，因此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包袱。因此，中国应当运用自己的砝码（对朝援助）来迫使朝鲜改变政策，并与其他四方沟通合作向朝鲜施压。张珺瑰将那种靠收买朝鲜来达到目的的做法称之为“绥靖政策”。^[2]传统派人士认为朝鲜核问题停滞不前的症结在于美国不愿进行双边谈判，没有给朝鲜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并最终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传统派的基本观点是：中朝关系是“唇齿相依”的特殊关系；中国应防止国际压力过大而导致朝鲜作出更危险的举动；中国必须继续援助朝鲜以避免动荡；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资产。^[3]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基本利益可能有两个：一是确保半岛不再爆发战争；二是确保半岛的无核化；三是确保朝鲜的国家生存。不管哪派人士，大概都确认第一点是中国的基本利益，也同意朝鲜获得核武器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一种伤害，区别在于战略派认为这是直接伤害，而传统派认为这是间接伤害。对于第三点，两派人士可

[1] 国际危机组织：“红色的差别：中国的朝鲜政策辩论”，亚洲报告 No. 179，2009年11月2日，第4页。另外，2009年第2期的《中国与世界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组关于“第二次朝核危机”的文章：阎学通：“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两难境地”；楚树龙、荣予：“朝鲜问题需要新思维、新政策”；庞中英：“外交手段能否解决朝鲜核武问题？”；时殷弘：“朝核试验与朝鲜半岛未来”；戴旭：“朝鲜核危机走向战争还是和平？”；吕耀东：“朝核危机与日朝关系的演变”；蔡建：“朝核问题考验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在几位作者中，楚树龙、荣予是典型的战略派人士，庞中英、时殷弘、蔡建的观点近似于战略派。阎学通和戴旭的观点近似于传统派。吕耀东的倾向不明。据本文作者的观察，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中倾向于战略派的人数要远多于传统派。

[2] 国际危机组织：“红色的差别：中国的朝鲜政策辩论”，第4~5页。

[3] 国际危机组织：“红色的差别：中国的朝鲜政策辩论”，第6~7页。

能有分歧。战略派人士对朝鲜的政权类型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并积极鼓励朝鲜搞中国式的改革开放。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朝鲜的国家生存和政权生存是一致的，全面的中国式改革开放将加大朝鲜国家暨政权的执政风险。传统派人士通常避谈政权类型，或者正确地认识到政权生存与国家生存的一致性，但对如何化解西方国家对中朝继续支持这样一个政权的批评与压力则语焉不详。

笔者并不知道这场辩论对中国的朝核政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观察中国政府2009年4月以来的政策，可以发现，传统派的观点略占上风。中国继续与朝鲜保持较密切的高层往来，包括温家宝总理2009年10月访问朝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2010年10月再次访问朝鲜，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则于2010年8月非正式访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亦如往常，并几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努力降低对朝鲜的国际压力。而战略派亦非没有收获，中国政府现在声称中朝之间是正常的国家间关系，避而不谈《中朝友好互助条约》是否有效。^[1]另外，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满足于“仅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而坐等美朝直接谈判来解决核问题。总之，中国现在力图成为一个纯粹的斡旋者，既适当拉开与朝鲜的距离，但又不彻底站到美韩日一边。中国政府认为，扮演一个中立的斡旋者既可以使自己有所行动但又不付出大的外交成本，还可以保持自己与对立双方的良好关系。这种立场完美地符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然而，这种策略亦使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不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二、半岛危机与中国的斡旋

本轮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始于2009年4月10日朝鲜声明退出六方会谈，而朝鲜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则在于有关各方围绕朝鲜2009年4月5日发射试验通信卫星而引发的争执。半岛危机逐步加深。中国虽努力斡旋，但扮演“中立斡旋者”的基本政策立场使中国既无法抑制朝鲜的冒险举动，也无法阻止美韩日军事同盟的强化，更无法让其他各方相信自己是一个中立者。

（一）朝鲜发射卫星与退出六方会谈

早在2009年2月24日，朝鲜太空技术委员会就发表声明称，将于4月初发射

[1] “2009年6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mfa.gov.cn/chn/gxh/tyb/fyrbt/jzhs1/t565743.htm>。

“银河2号”运载火箭，将“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送入轨道。^[1]这实际上是朝鲜对美国奥巴马新政府的一次试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泛泛地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做于此有利的事。”^[2]据悉，中国政府曾私下要求朝鲜放弃这次发射，而朝鲜坚持自己拥有此项权利，中国转而劝说其加入《外层空间条约》和《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3]中国方面似乎也想透过美国新政府对朝鲜发射卫星的反应来窥探其对朝政策动向。

4月5日朝鲜发射卫星后，中美之间在朝鲜发射的是运载火箭还是洲际弹道导弹问题上发生分歧。美国认为朝鲜发射的是“大浦洞-2”型洲际弹道导弹，奥巴马总统由此声称“朝鲜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并对东北亚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决定将此事提交安理会讨论。^[4]中国回避做出明确的结论，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只是含糊地指出：“火箭与导弹技术既相通，也有区别。发射卫星与试射导弹和核试验性质不同，也涉及各国和平利用外空的权利。”^[5]中国没有预料美国将此事提交到安理会的态度之坚决，只好提议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4月13日的主席声明没有明确指出朝鲜发射的是弹道导弹还是运载火箭，但谴责这次发射活动违反了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6]美中两国都对主席声明表示满意。美国认为，中国在主席声明中承认朝鲜的发射活动违反了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而且声明使用了“谴责”一词。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表示：“和强力、有效的反应相比，形式不那么重要。”^[7]中国也对自己的外交努力表示满意，一是成功地用无约束力的主席声明替代了有约束力的决议；二是降低了主席声明的调门，从而既维护了朝鲜的利益，也满足了美、日、韩三方的要求，完全符合中国“慎重适度”的主张。^[8]

[1] “朝鲜宣布将发射‘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新华网平壤2009年2月24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2/24/content_10884100.htm。

[2] “2009年3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mfa.gov.cn/chn/gxh/tyb/fyrbt/jzhs1/t541930.htm>。

[3] 国际危机组织：“红色的差别：中国的朝鲜政策辩论”，第1页。

[4]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from Prague, Czech Republic”，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Statement-by-the-President-North-Korea-launch。

[5] “2009年4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mfa.gov.cn/chn/gxh/tyb/fyrbt/jzhs1/t556297.htm>。

[6] “2009年4月13日安理会主席的声明”，<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doc/09/sprst7.htm>。

[7] Daily Press Briefing, April 9, 2009,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09/04/121549.htm>。

[8] “张业遂认为安理会对朝鲜发射问题的反应应是慎重、适度的”，新华网联合国2009年4月13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4/14/content_11181069.htm。

朝鲜方面则认为自己的发射活动符合国际法，安理会的主席声明证明有关大国合谋伤害了自己的利益，因而于4月14日要求联合国道歉。^[1]朝鲜同时还宣布了多项反制措施，包括永远退出六方会谈，不再受现有六方会谈任何协议的束缚；全力加强核威慑能力，加速发展浓缩铀能力；重启宁边核设施。^[2]朝鲜随后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以及协助拆除核设施的美方人员驱逐出境，并暗示自己仍将继续发射活动。^[3]

有关国家，特别是中国并未料到朝鲜会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永远退出六方会谈并重启核设施意味着前几年的六方会谈成果付之东流。^[4]然而，这只是朝鲜一系列后续行为的开端。

（二）第二次核试验

2009年5月25日，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几乎与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后的声明一模一样，惟一的区别在于此次声明没有使用“悍然”一词。^[5]6月12日，安理会通过第1874号决议，除最严厉谴责朝鲜进行核试验外，还要求朝鲜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其他国家可以在本国领土和领海上检查朝鲜船只和货物，对由制裁委员会指定的朝鲜机构和个人实施金融制裁。^[6]

尽管美、英、日、韩等国要求安理会通过更严厉的制裁决议，但中国继续利用自己的能力，奋力降低决议的“调门”。比如，美方曾希望针对检查朝鲜可疑船只时使用更有约束力的语言，但中方反对强制登船检查。最终决议文稿采用了中方的立场。决议第12和13段指出，成员国在公海检查船旗国船只时，需征得船旗国同意。如果船旗国不同意在公海进行检查，则船旗国应指示船只驶往适当、方便的港口，由当地主管当局根据第11段进行所需检查。^[7]中方认为，安理会决议要适度、

[1] 据国际危机组织采访朝鲜官员得知，朝鲜认为声明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符合国际法的作为却遭到严厉谴责。国际危机组织：“红色的差别：中国的朝鲜政策辩论”，第3页。

[2] “朝中社平壤4月14日电”，《参考消息》，2009年4月14日。

[3]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离开朝鲜”，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12/31/content_5254996.htm。

[4] 国际危机组织：“红色的差别：中国的朝鲜政策辩论”，第4页。另外，中国外交部在公开场合仍以温和的语气“希望各方着眼大局，保持冷静和克制，共同维护六方会谈进程”，“2009年4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mfa.gov.cn/chn/gxh/tyb/fyrbt/jzhs1/t557311.htm>。

[5] “2009年5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mfa.gov.cn/chn/gxh/tyb/fyrbt/jzhs1/t564576.htm>。

[6] “联合国安理会第1874(2009)号决议”，<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9/s1874.htm>。

[7] 同[6]。

平衡，要有利于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有利于东北亚和平稳定大局。^[1]在中国的努力下，决议允许对朝鲜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旨在推进无核化的援助。中国担心，过于严厉的制裁会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大门永远关闭，并刺激它做出危险举动。

第 1874 号决议制裁委员会确定了八个参加核试验和弹道导弹项目的朝鲜公司及五名个人为制裁对象。有专家认为，选择这些制裁对象不过是象征性的。真正能使经济制裁有效的是制裁那些为这些公司与个人服务的金融和贸易机构（包括中国的公司）。^[2]但鉴于中国是朝鲜对外贸易与融资的主要对象国，因此，真正的经济制裁只能由中国来实施，但中国不愿意采取这类行动，因为对外贸易是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的一个手段。^[3]另外，朝鲜的经济既不发达也不是市场经济，因此经济制裁对其产生的伤害很小，反而会使朝鲜以此为借口而采取更强硬的政治或军事措施。

2009 年 10 月 4 日，为庆祝中朝两国建交 60 周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国际社会曾期待温总理能从平壤带回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喜讯，然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只做出了含糊的承诺，却明确警告说这取决于朝美双边谈判的结果。^[4]不过，中方认为此访达到了促进中朝睦邻友好合作和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的效果。杨洁篪外长称，温总理就推进半岛无核化问题与朝方领导人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取得重要而积极的进展。^[5]

显然，中国政府认为朝鲜的态度不再像数月之前那样强硬，恢复六方会谈不是没有可能。然而，朝美之间一直未能恢复会谈，在这一前提没有进展的情况下，朝鲜始终拒绝重返六方会谈。

（三）天安舰事件

2010 年 3 月 26 日，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在黄海朝韩两国争议海域发生爆炸沉没，46 名船员遇难。5 月 20 日，韩国军民联合调查团经调查后指认该舰系由朝鲜海

[1] “2009 年 6 月 11 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mfa.gov.cn/chn/gxh/tyb/fyrbt/jzhs1/t567209.htm>。

[2] 国际危机组织：“红色的差别：中国的朝鲜政策辩论”，第 11 页。

[3] 切断对朝贸易当然也会损害中国公司的利益，尽管损失并不太大。据中国驻朝使馆透露，新世纪十年来，中朝贸易额呈不断上升之势，从 2000 年的 4.88 亿美元上升到 2008 年的 27.9 亿美元，2009 年的双边贸易额略有下降，为 26.81 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的贸易额为 7.2 亿美元。<http://kp.china-embassy.org/chn/cxgk/t718090.htm>。

[4] “温家宝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会谈”，新华网平壤 2009 年 10 月 5 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0/06/content_12185310.htm。

[5] “杨洁篪谈温家宝访问朝鲜取得两大成果”，新华网北京 2009 年 10 月 6 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0/06/content_12187054.htm。

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1]朝鲜拒绝接受韩国的调查结果，并要求派团赴韩调查。^[2]6月4日，韩国正式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美、朝、韩之间再次就此事展开新一轮博弈。

中国像以前一样，只是希望“各方着眼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大局，保持冷静克制，妥善处理这一问题”。^[3]中国还始终避免明确承认或拒绝韩国的调查结论，而是含糊地表示，这是一起非常复杂的事件，中方不掌握第一手材料。^[4]中国运用影响力再次成功地降低了安理会的反应强度。安理会7月9日的主席声明谴责对天安舰的攻击，没有指明攻击者是谁。^[5]

美国与韩国十分清楚安理会不可能做出令其满意的反应，故转而通过显示战争决心和强化军事同盟的方式回击朝鲜。韩国恢复对朝心理战，在西部海域开展反潜演习。美韩还拟于6月底举行大规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有意派核动力航母参加本次演习引起中国高度关注。6月28日，中国海军东海舰队罕见地突然发出通告，称下属部队将于6月30日至7月5日在东海进行实弹射击训练。^[6]迫于中国的压力，美韩联合军演推迟至7月25—28日在日本海举行，避开了敏感的黄海海域。^[7]美韩之间还致力于强化军事同盟关系。7月21日，美韩举行2+2（双方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会谈，决定在未来数月举行十余次联合海上演习。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方近期无意恢复六方会谈。^[8]

朝鲜反而对安理会的主席声明表明满意，称愿意与美国举行将军级会谈，并暗示自己有意重返六方会谈。^[9]不过，朝鲜对韩国的态度却极为严厉。5月25日，朝鲜宣布针对韩国的八项制裁措施，实际上断绝了双方的一切对话与往来。^[10]

天安舰事件之后，美、韩对通过六方会谈抑制朝鲜的冒险行为失去信心，转而

[1] “韩国公布天安号舰系遭朝鲜鱼雷击沉证据”，<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5/822251.html>。

[2] “朝鲜拒绝接受韩国天安号军舰沉没调查结论”，<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5/822261.html>。

[3] “2010年6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mfa.gov.cn/chn/gxh/tyb/fyrbt/jzhs1/t707188.htm>。

[4] “2010年6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mfa.gov.cn/chn/gxh/tyb/fyrbt/jzhs1/t710763.htm>。

[5] “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doc/2010/sprst13.html>。

[6] “中国罕见提前在东海演练 美航母是最好目标”，<http://mil.huanqiu.com/china/2010-06/889019.html>。

[7] “韩美开始为期4天联合军演 美航母战斗群参演”，<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0-07/956862.html>。

[8] “美韩首启‘2+2’会谈 半岛局势再添变数”，<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7/947743.html>。

[9] “朝鲜满意安理会声明 称其为重大外交胜利”，<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0-07/918097.html>。

[10] “朝鲜宣布全面冻结朝韩关系 废除互不侵犯协议”，<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5/828558.html>。

试图以“针尖对麦芒”的方式显示决心；朝鲜因与美方在板门店的直接会谈无果，似乎认为有必要再次执行战争边缘政策。^[1]半岛安全形势呈现出螺旋下降之势。中国“温和而谨慎”的介入政策有失效之疑。

（四）延坪岛炮击事件

2010年11月23日，正在举行“护国军演”的韩国军队在延坪岛举行火炮射击训练，向韩朝有争议的所谓“北方界线”海域发射了数十枚炮弹。朝鲜人民军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发炮还击，造成韩国4人死亡，20人受伤，岛上多处民宅被毁。随后，韩朝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率先发起炮击。^[2]

次日，韩国宣布向争议海域附近的“西海五岛”（白翎岛、延坪岛、大青岛、小青岛和隅岛）增派部队，以加强“戒备”和“威慑”。美国迅即表态支持韩国，谴责朝鲜的冒险行为，并决定将于11月28日在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将参加。为了避免刺激朝鲜，演习海域在延坪岛以南110公里，与韩朝争议海域保持一段距离。^[3]11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赴韩斡旋，却被李明博总统告知，现在不是重启六方会谈的时机。^[4]然而，中国仍于次日提出迅速举行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紧急磋商的建议，呼吁各方就相关“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缓和东北亚紧张局势作出应有的贡献”，并希望本次磋商能为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条件。^[5]美、韩、日三国立即拒绝中国的提议，并于12月6日在华盛顿召开三国外长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重启六方会谈需朝鲜认真努力改善与韩国关系，采取具体行动以显示其完全可核查、不可逆转地履行其无核化承诺。^[6]美国国务院一名匿名高级官员称，此次会晤旨在将“东亚地区三个安全基石”聚拢在一起。^[7]中国对三国外长会议非常不满，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质疑“这个会议究竟要干什么”，并希望“三方积极考虑中方日前提出的建议”。^[8]心不甘的

[1] “朝鲜与美韩联合司令部第5轮会谈结束 成效甚微”，<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9/1108077.html>。

[2] “朝鲜韩国互相指责对方率先发起炮击”，<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1/1283612.html>。

[3] “韩宣布向争议海域增派部队 美军航母将赴黄海演习”，<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1/1287341.html>。

[4] “李明博会见戴秉国 拒绝讨论重启六方会谈”，<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1/1297106.html>。

[5] “中方建议六方会谈团长紧急磋商”，《人民日报》2010年11月29日，第3版。

[6] “美韩日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人民网华盛顿12月6日电，<http://world.people.com.cn/GB/13410707.html>。

[7] “美日韩外长6日会晤讨论朝鲜半岛最新局势 未邀中俄参加”，<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2/1317621.html>。

[8] “外交部发言人说希美日韩三国外长会为朝鲜半岛局势‘降温’而非‘升温’”，新华网北京2010年12月2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2/02/c_12842198.htm。

中国继续斡旋进程。12月8日，戴秉国赴朝鲜访问，然而只从朝方得到一个“对中方提议持积极态度”的泛泛回应。^[1]与此同时，美韩继续在黄海海域进行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

事情真正的转机发生在12月16—20日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森（Bill Richardson）以所谓“私人身份”访问朝鲜之后。理查森此访取得了多项成果，包括朝鲜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朝鲜；同意就出售1.2万根核燃料棒并将其运往国外展开谈判；同意考虑成立一个由美国、朝鲜和韩国三方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以及朝韩军方之间设立热线电话。^[2]最重要的是，从理查森访朝之后，朝鲜未就美韩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和射击训练做出实质性反应。^[3]本轮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就此逐渐缓和下来。

三、关于朝鲜半岛形势的四个判断

多年以来，国内外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前景以及朝鲜的行动有诸多迷惑与争议。本文对以下四个基本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可以作为中国今后调整对朝政策的形势基础。

（一）第二次朝鲜战争是否会爆发？

第二次朝鲜战争不会爆发，因为各方都缺乏发动战争的意愿。朝鲜拥有核武器后，美、韩两国决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它们在“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都没有发动反击就是一个明证。朝鲜也很明白，它并无赢得第二次朝鲜战争的胜算。即使它动用核武器，也取得不了胜利，因为美国会向韩国提供延伸威慑。所以，朝鲜最多是采取战争边缘政策，通过小规模军事挑衅来达到政治目的，就像它此次炮击延坪岛一样。

实际上，东亚地区自1991年柬埔寨战争结束以来就没有爆发过一场战争，反而是欧洲地区倒爆发过前南内战、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和格鲁吉亚战争等四场战争。但人们总是有一种错觉，以为冷战结束后欧洲比东亚更稳定。其实并非如此。

[1] “2010年12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http://www.mfa.gov.cn/chn/gxh/tyb/fyrbt/jzhs1/t778216.htm>。

[2] “美国媒体说朝鲜同意核查人员返朝”，新华网华盛顿2010年12月20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2010-12/20/c_13656874.htm。

[3] “朝鲜称不就韩国延坪岛射击演习进行还击”，中新社北京2010年12月20日电，<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2/1358207.html>。

这种错觉的由来非本文可以讨论，但从经验上说，军事上高度对峙的东北亚地区其实并无战争之虞。

（二）朝鲜的行为和思维是非理性的吗？

很多人认为朝鲜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其行为及背后的思维逻辑令人迷惑，甚至有人认为朝鲜是一个非理性的国家，因而国际社会很难用正常的方式予以应对。^[1]这其实是一种错觉。朝鲜绝对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国家，反而是久处和平之下的我们难以理解久处危险之下的朝鲜的理性行为。

朝鲜是一个没有盟友的、处于高度军事对峙状态的孤立国家，因此它的第一要务是确保国家生存，至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是次要任务。^[2]问题恰恰在于，自冷战结束以来，区域内各大国都不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中国和俄罗斯（苏联）与朝鲜签有同盟条约，但两国均不向朝鲜提供核保护伞。而且，虽然两个同盟条约中均有“缔约任何一方遭受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武装进攻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的条款，但中朝和俄（苏）朝之间从未建立起类似于北约或华约的一体化军事指挥机构。冷战结束以后，中朝和俄朝关系逐渐冷淡，中国和俄罗斯再未明确表示它们是否会根据同盟条约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所以这两个同盟条约虽然仍处于有效状态，但朝鲜实际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放弃了盟国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核威慑能力对朝鲜而言就是一个无法遏制的诱惑。自1945年核武器诞生以来，还从来没有两个核国家之间会爆发战争，因此核武器是国家生存的“终极保护伞”。所以当朝鲜获得核武器后，它的国家生存就有了基本保障，就有了与美国商谈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的本钱。在美国不与朝鲜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并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的情况下，朝鲜决不可能弃核。一切以经济援助或人道主义援助来换取朝鲜弃核的想法与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对于这种做法，朝鲜最拿手的就是“把糖衣吃掉，把炮弹打回去”。朝鲜敲打韩国的做法其实意在迫使美国与其直接谈判，套用一句中国古文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三）朝鲜为什么退出六方会谈？

朝鲜退出六方会谈是因为它当初参加六方会谈的目的没有达到。2002年朝鲜宣布要发展核武器，希望和美国进行双方会谈。美国拒绝双边会谈，提出会谈应该包含所有有关的国家。两国最后同意六方会谈的方式，同时也同意在六方会谈中间有

[1] 比如，楚树龙和荣予就认为朝鲜的行为具有“反复无常、毫无信用、出尔反尔”的特点。楚树龙、荣予：“朝鲜问题需要新思维、新政策”，《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2期，第111页。

[2] 1978年开始中国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我们解决了国家生存问题。

朝美直接会谈的可能。所以，朝鲜参加六方会谈是为了以“弃核”为诱饵，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因此，在2003年8月第一轮六方会谈达成的四点共识中，“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有必要解决朝鲜对安全的忧虑”是其中的两点。^[1]朝鲜认为，平衡推进这两点是朝鲜继续参加六方会谈的前提。

在2005年9月19日第四轮会谈第二阶段会谈达成的《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亦称《9.19共同声明》）中，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恢复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美国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朝鲜和美国承诺将采取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国际社会尊重朝鲜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同意在适当时候讨论为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的问题。^[2]9月20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朝鲜将在美国提供轻水反应堆之后才能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监督。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在朝鲜放弃核武器、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履行安全保障措施协定前，任何国家都不能与其开展轻水反应堆等核合作。美方的这一表态实际上使朝鲜认为美国是想先让朝鲜弃核，然后视情况（但并不保证）与朝鲜进行合作。结果，在2006年2月13日通过的《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共同文件》（亦称《2.13共同文件》）中，朝鲜争取到了“行动对行动”原则，即朝鲜分阶段弃核与朝美、朝日关系分阶段正常化同时进行。^[3]然而，美国在美朝关系正常化进程上停步不前，而总想以经济援助或制裁来引诱或强迫朝鲜“弃核”，从而把一个安全保障问题转化为一个经济援助问题，这一点朝鲜是决不答应的。因此，为了获得稳固的核能力，朝鲜于2006年10月9日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从而有了在六方会谈中进退自如的资本。

总之，朝鲜参加六方会谈就是为了获得安全保障，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核武器是它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六方会谈是它达到这一目的的渠道。当朝鲜发现六方会谈只谈“弃核”、不谈安全保障时，那么再谈下去对它就缺乏实际意义。

（四）六方会谈是否会重启？

自2009年4月朝鲜退出以来，六方会谈一直未能重启。延坪岛炮击事件后，各方对六方会谈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朝鲜似乎对重启六方会谈持开放态度，并声称愿与韩国进行无条件对话。^[4]美、韩、日三国要求有条件重启，即朝鲜应先与韩

[1] “六方会谈”，<http://baike.baidu.com/view/592990.htm>。

[2] “《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全文”，新华网北京2005年9月19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9/content_3511768.htm。

[3] “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共同文件”，<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xw/t297520.htm>。

[4] “朝韩不约而同提‘对话’六方会谈重启有望”，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06/c_12950679.htm。

国进行对话，并且以行动证明自己弃核的决心（中断包括铀浓缩在内的所有核开发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重返朝鲜、保证履行《9·19 共同声明》，等等）。^[1]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Philip Crowley）反对朝鲜的“无条件对话论”，称朝鲜应证明其提议是有诚意的，应先明确表示不会再发起挑衅，切实履行《9·19 共同声明》所作承诺。^[2]看来，如果朝鲜不先做出姿态的话，朝韩对话不会恢复，而朝韩对话不恢复，六方会谈也难恢复。美、韩、日三国的要价并不低，朝鲜的让步空间很狭窄。如果六方会谈不能恢复，则美、韩、日就把破坏六方会谈的政治责任推给朝鲜。

即使六方会谈能够一度重启，它也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六方会谈到底谈什么？朝鲜意在“以核换安全”，而美、韩、日意在“以核换经援”，双方的意图南辕北辙。在朝鲜已经是一个核国家的情况下，继续高调地主张以无核化为六方会谈的主要目标，无论对朝鲜一方还是对美、韩、日一方来说都缺乏实质意义。有学者提出，一个可能的方案是降低六方会谈的政治目标，即坚持无核化的政治原则，但接受朝鲜是一个核国家的现实，并与其磋商不扩散问题，即从谈“无核化”转为谈“防扩散”。^[3]但是，谈“防扩散”对朝鲜来说意义很小，因为这解决不了它想要的安全保障问题。除非在朝鲜满足了美、韩、日的要价之后，美国能在推进美朝关系正常化方面有较强的举措，否则重启并继续六方会谈非常困难。

四、中国亟待调整朝核政策

首先，中国很难扮演一个中立的斡旋者。在国际关系史上，能以中立姿态进行斡旋活动的通常是与当事双方不存在利害关系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挪威可以充当斯里兰卡内战双方的斡旋者。与当事双方（或一方）有利害关系的国家不能充当中立的斡旋者，所以美国在敦促巴以冲突双方和谈时一定会站在以色列一边，绝不可能中立。

中国自 1950 年“抗美援朝”以来就深深地卷入朝鲜半岛事务。中国现在是六方会谈的东道国和成员国之一，是朝鲜最大的经济援助国，是朝鲜在法律上的两个同盟国之一。中国现在也是韩国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伙伴之一。自 1992 年建交以来，

[1] “韩国拟通过韩朝对话提出重启六方会谈条件”，新华网首尔 2011 年 1 月 4 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04/c_12945233.htm。

[2] “美国：朝应行动证明对话诚意”，http://realtime.zaobao.com/2011/01/110106_09.shtml。

[3] 阎学通：“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两难境地”，《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 年第 2 期，第 102 页。

中韩关系发展迅速。2008年，中韩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现在是韩国企业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1]中国对朝鲜半岛事务卷入之深使其无法成为一个中立的斡旋者。

当中国在延坪岛炮击事件中试图以中立的姿态进行斡旋时，结果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美、韩、日三方根本不相信中国的中立姿态，反而指责中国不负责任地偏袒朝鲜，继而要求中国加入他们一边对朝鲜施压。朝鲜一方也对中国有所不满，认为中国的中立姿态实际上是故意不维护它的利益。

其次，中国没有对冲突双方采取奖惩并用的策略。一般来说，斡旋者可以采用三种策略：沟通策略，即由斡旋者在冲突双方之间进行信息沟通，以消除双方的误解；程序策略，即斡旋者改变冲突双方的谈判环境或程序，使外在条件有利于双方和解；奖惩策略，即斡旋者利用利益刺激，奖励合作，惩罚背叛，以推动和解。研究表明，在斡旋初期，沟通策略和程序策略有比较明显的效果。这也是六方会谈能在前几轮取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但当会谈深入到实质矛盾时，这两种策略的效力就下降了。在冲突管理不算成功（朝鲜已经退出六方会谈）的前提下，斡旋者最宜采取奖惩策略，沟通策略和程序策略的效果都不好，因为这两种策略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互动来改变双方的观念和谈判程序。^[2]

自2009年朝鲜发射卫星事件以来，中国一直要求各方回到谈判桌前，这一要求类似于程序策略和沟通策略的结合。但美国、韩国、朝鲜均不愿意重启六方会谈，因此程序策略失效；而冲突双方其实不存在观念上的误解，双方的立场多年来十分明确，并未改变，因此沟通策略失效。奖惩策略的核心是通过有赏有罚来改变冲突双方的成本/收益结构，将其吸引回或拉回谈判桌前。当中国只是一味要求冲突各方进行谈判而又不能改变其成本/收益考虑时，这种要求当然不会被对立的双方所接受。

本文认为，在中国介入朝核问题三种策略中，中立斡旋的成本几乎为零，但收益为负数，因此效果最差，而不管是站在美、韩、日一边的策略（战略派的观点），还是站在朝鲜一边的策略（传统派的观点）都会付出一定的成本，但收益绝对大于成本，至于这两种策略的净收益哪个更大，其实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本文作者更倾向于传统派的观点，认为朝鲜仍然是中国的战略资产，中国对朝鲜提供援

[1] “中韩关系”，<http://kr.china-embassy.org/chn/zhgx/shuangbian/t720117.htm>。

[2] 漆海霞：“国际调停历史与策略的量化分析——兼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98～117页。

助是朝鲜作为中国战略缓冲区而付出的必要成本。中国站在朝鲜一边才对朝鲜有影响力，若是站在美、韩、日一边则会丧失这一影响力，因此中国应当重申自己仍然是朝鲜的同盟国。但是，站在朝鲜一边不是指无条件支持朝鲜的一切对外行为。中国应当联合其他大国，共同担负起向朝鲜半岛提供安全保障的责任，惩罚冒险行为、奖赏合作行为。至于朝鲜“弃核”问题，中国应当采取更现实的立场，一方面重申半岛无核化目标，另一方面承认在美朝关系正常化之前，朝鲜将事实上拥有核武器。

五、结 论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美朝双方的政策立场极端相左。美国要求朝鲜先弃核，再签署旨在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朝鲜则要求先与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待自己的安全有保障后，再承诺弃核。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迈出走向合作的一步，再视情况决定自己的步伐。这种“针尖对麦芒”式的对立使有关各方的一切外交努力，不管是“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切香肠”式方法，还是签订一揽子安全协议的综合式设想，都归于无效。美、韩、日寄望于朝鲜行将崩溃的想法缺乏现实基础，朝鲜政权在未来十年甚至数十年里都可以生存下去。如果美、韩、日继续坚持有条件谈判原则，不在美朝关系正常化轨道上有所推进，那么朝鲜日后还会引发类似的事端。以中立姿态进行斡旋是中国对朝核问题不能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原因，由此中国应当从一个中立的斡旋者变为一个非中立的强力介入者。▲

according to the Pension Act 2004. According to the Pension Act 2008, since October 2012, all employees will have to be automatically enrolled (mandatory in effect) into a qualified pension scheme and pension fund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categories could be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Employment Savings Trust, whose annual management fee will be as low as 0.3%. Drawing on UK's experience and based on its own Social Insurance Law, China can better regulate pension investment activities to expand the pension pool through shifting the focus to changing the "one child" policy and accelerating the legislation process regarding pension fund supervis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individual pension account investment.

Underground Banking in China's Border Areas: Yunnan's Case

Ding Wenli, Li Yan & You Sutao

123

Underground banking mainly involves mobile private exchange, street currency exchange and underground private banking, which differ in the size and type of their operation, in the Yunnan-Vietnam and Yunnan-Myanmar border areas. Underground banking is most typical and prevalent in the China-Myanmar border area in Ruili city of Yunnan province. Underground banking transactions are generally hard to detect and involve complex market players. While it is understandable for such banking activities to exist in some regions where normal financing channels are adequate, they have posed serious risks to financial security.

Gradualist Reform: China's Rational Option for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for China

Hu Xinzhi & Yuan Jiang

132

The 12th Five-Year Plan (2011–2015) has included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in the country's blueprint to step up its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paths, gains and losses of gradualist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and those of a radical mode and analyzes major changes in the banking sector and the overall financial operation of relevant countries after they adopted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reforms. Their experiences provide valuable lessons for China in terms of choice of reform path,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novation, adjustment of monetary policy and banking sector transformation as it pursues 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China's Role in the Nuclear Issu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Mediator or Contender?

Xu Jin

146

Since the DPRK announced to retreat from the Six-Party Talks on April 14, 2009,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intensified, but the second Korean War will not burst out. Although "DPRK collapse" has become a buzzword in the west, the country is set to continue to survive in the coming decade or decades. The DPRK has taken participation in the Six-Party Talks as a bargaining chip for normalization of DPRK-US relations in exchange for abandonment of its nuclear capabilities. If participants of the Six-Party Talks only discuss the issue of DPRK abandonment of nuclear weapons while the US does not take meaningful steps to promote normalization of DPRK-US relations, the DPRK has to choose to retreat from the talks. The preconditions set by the US, ROK and Japan, which will prove hard to fulfill, will hinder the resumption of the Six-Party Talks. China's role as a neutral mediator actually reduces its influence on the nuclear issue of North Korea. The history of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peninsular affairs since 1950 shows that it could not become a neutralist; instead, it should better stand by the DPRK and play a strong role of a contender in the Korean Peninsula.